

隨筆

23

花城出版社



126/2
DE-77/53

随 筆

往事漫忆

高山仰止	石 可 1
------	-------

少年时代的阳光	顾 城 4
---------	-------

“游学先生”	丁 耶 6
--------	-------

学海苦航

(长篇自传笔记选载)〔二〕

刘逸生 12

生活之歌

夜的抒情	黄药眠 30
------	--------

我们海新景	方 蒙 39
-------	--------

我们(续)

● ● ● ● ● ● ● ● ● ●

889342



诗都花潮 刘金魁 49

文苑手记

书简三则 吕 剑 54

聊聊我的名字 钱君匋 59

他们在成名之前…… 陈颂声 63

志摩与小曼 顾永棣 65

诗文漫步

同一位观众谈戏
——现代戏剧杂谈之一 高行健 70

“应再度开出照眼的繁花”
——老人吕剑和他的诗 程 泉 77

失落的单复和他的“窝” 廖得为 86

祖国的春天
——喜读韦野散文新作《春影集》 金荣光 90

秀才打“乌龟”
——《儒林外史》琐谈之一 何 鹏 92





诗与梦 肖文苑 97

怪诞与美(外一篇) 江艺平 吴承学 100

诗潭涟漪 熊述隆 104

写出不足而后显出本质 何思玉 110

哲坛撷拾

“天国”的诱惑 金 马 114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辨 姜念涛 118

山猿的联想 廖晓勉 120

风物志

虞山访古记 黄 裳 123

水绘园与董小宛 丁 芒 129

雨中上黄山 牛玉华 132

遵义行 莫贵阳 140

天地大舞台 张秀娟 143





小草——巴黎随笔	燕汉生 147
冈谷行	刘明华 154

港澳隨筆

岛居小语	彦 火 158
随意篇	谢雨凝 164
来信摘录	尹龙文 76
补 白(十一则)	

美术

封面国画	方楚雄
封二版画	郑爽
封三速写	梁鼎英 梁培龙
封底画	梁培龙

随 笔 第二十三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出版）

编辑 《随笔》编辑部 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印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期刊(丛刊)登记证14号 书号: 10261·225 定价: 0.52元

高山仰止

石 可

前些时，由于一位朋友的推荐，我被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开放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单位工作很忙，加以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急待脱稿，实在抽不出时间，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数月来，尽管工作繁忙、劳累，但内心感到是在完成一种许久来压在心头，想用什么实际行动来纪念一位伟人的深切的愿望。

为什么有如此深切缅怀的感情呢？这位伟大的女性生前，我不曾瞻仰过其贞静飘逸的风采，也不曾听到过她包含着高度智慧的恬淡的声音，但她的感人的形象远在四十年代就以坚决支持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坚决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置个人安危而不顾的精神力量感召过我，鼓舞过我。

难忘的一九四七年春天，我作为一个年青的木刻家，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南京城，失业、饥饿、特务跟踪，几乎濒临绝境。正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份由中华全国木刻协会转给我的救济物品，它如同从天而降，又正是雪中送炭，包裹中有六、七件衣物，数包食物和一瓶一千粒装的多种维生素片。原来它是由宋庆龄同志创办和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分给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生活窘困的文艺工作者的。包裹的物质价值是有限

的，然而就其精神鼓舞力量而言，它是无限的。我用手接过包裹的时候，觉得它异常沉重，而且禁不住热泪纵横。它是把温暖、力量和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信念注入了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心里。从救济物品的商标、签字中，我知道这些衣物、食品、药品是来自大洋洲、美洲和欧洲。宋庆龄同志以她在世界人民中的威望传递了万里之外异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对解放事业的支持，从而鼓舞了那些为爱自己的国家而获罪的文艺工作者。

维生素对于我在当时是十分需要的药品，但当我想到在新疆上学的，正患肺病的弟弟时，认为更需要的是他，便及时地给他寄去了。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在解放新疆和向西南进军时都立过功，然而谁想到他却于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了……

那些衣物在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有的自用了，有的赠送了和我同样境遇的朋友，只有一件白绿条格相间的女孩大衣，我把它作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至今完好的保存着，三十五年来，不时的见物思人，对宋庆龄同志充满了缅怀和崇敬。

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我为宋庆龄故居设计、征集纪念品，奔走于山东省九个地、市，我能为一位伟人服务感到光荣。我感到应该在宋庆龄同志逝世一周年，她的故居开放的时候，赠送一些纪念品，以表达三十五年来我对宋庆龄同志的崇敬仰止的心愿，于是我又于业余时间亲自割磨石料，镌刻了十方印章，其一为长方巨印，底文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摘自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并在印四侧镌刻了悼词全文（此印附刊于本文）。其二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四印，这是党和国家对宋庆龄同志的崇高评价，她是当之无愧的。（这四印已发表于《花城》今年第三期）。其它各印，再在这里选刊一下。这十方印章现都收藏于宋庆龄故居

“听雨屋”，在这个屋里，陈列着宋庆龄同志生前世界各国友人和中央领导同志赠送给她的礼品和逝世后各省市送去的纪念品。

宋庆龄故居原是清末摄政王载沣的花园，“听雨屋”位于院内南湖的南山坡上，过去可能是皇亲显贵听雨之处。而今它的内容改变了，如能改为“仰止斋”岂不更为妥切，当然，我是这样建议过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宋庆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不愧为当代最伟大的女性，不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她的名字将和她的革命业绩永记史册。

一九八二年五月



顾 城

少年时代的阳光

一九六九年冬天。风很冷。一辆军用卡车在山东北部的碱滩上歪来歪去；终于，驶进了一个粘土筑成的村落。我们全家爬下车来，开始在白白的薄雪上和人们的眼光中，搬动那些草绳捆绑的家具。我从未想到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生存需要温度。我的使命，是在毫无遮拦的荒滩上寻找柴草。北方的土地是巨大的，天空也惊人的宏伟。这种伟大的压力，常常迫使我呆立很久，去想一些古怪的诗句。我常常默念着，飞快地跑回家，好象怕什么珍贵的种子被风吹走。那时，我最大的愉快，就是在擦亮的油灯下，记下心中的世界。

冬后，春天来了。雪水流出了村子。成排的大雁开始鸣叫。紫色和绿色的小草生长着，开出了更加细小的花朵。我涂着小诗的纸片，也装满了一个放标本的木盒。

夏天，又一个夏天。一九七一年的夏天，充满了白热的阳光。

我和父亲赶着猪走进了河湾。在这里没有什么能躲避太阳的地方。连绵几里的大沙洲上，闪动着几百个宝石一样的小湖，有的墨蓝，有的透绿，有的淡黄……我被浸透，又被迅速烘干。在我倒下时，那热风移动的流沙，便埋住了我的手臂。真烫。在蓝天中飘浮的燕鸥，没有一点声息。渐渐地，我

好象感到和它们溶成了一体……我缓缓站起，在靠近水波的沙地上，写下了我少年时代最好的习作——《生命幻想曲》。

这个夏天，我在阳光中收获了许多小诗。当阳光变得稀疏的时候，我便把它们集成了一束，编了一本诗集——《无名的小花》。

《无名的小花》是那么幼稚可笑，但却真诚。偶尔，有一两个“过路人”发现了它，批判也往往多于怜悯。后来，我回到了城里，一切都远了，我被一些繁琐的事务和观念所捕获，诗也就被放到了一边。

一年又一年。一九七九年来了。也是在化雪的时节，北京灰色的小巷里，吹出了一阵清凉的风——西城区文化馆创办了一个叫《蒲公英》的文艺小报，我是他们业余诗歌组的成员。因为当时的空气极度新鲜，我便想入非非了。在一次交作品时，竟把那本《无名的小花》交了上去。碰碰运气吧！谁知，当时的诗歌组组长李明旭同志，竟十分欣赏，“美呵！”他决定在《蒲公英》上分期选载。

《蒲公英》第三期出来了，几万份一售而空。我买了一百份，看着头版上的《生命幻想曲》，高兴地跑完了一条街。这是第一次把心交给世界呵！

一位刚获平反的老诗人，看到了《生命幻想曲》和其他一些青年的诗，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新的课题”，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和海外的注意。我也带着自己的小诗，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那么多长者和青年诗友都向我伸出手来。我参加了一九八〇年《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

夏季。北戴河。那巨大的沙滩，使我又想起那片已经模糊的阳光。在同河北诗人聚会时，我第一次朗诵了《生命幻想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录下音，后来正式播放了两次。

“游学先生”

——故乡随笔之一

丁 耶

我回到阔别多年的玉乡小城，参观一家生产岫玉的工艺美术品工厂。顺便打听一下我启蒙老师李老先生的消息。经过半世纪的人世沧桑，他老人家是否还健在？算来他该是八旬高龄了。李老师的家原住在这座山城的。他年轻时候从县师范毕业后便被请到故乡小学去教书。培养了我们文化落后的偏僻山村第一代读书人。一步入山城的狭长的街道，便听到街边玉石铺里发出的聒耳磨玉声，这是我童年听惯了的劳动音乐，每天我踏着这节拍去上学。今天这悦耳的磨玉声使我想起启蒙课本《三字经》里的一句，“玉不琢，不成器。”我是经过老师的琢磨才成器的！

经多方访听，不但没有寻到老师的踪迹，连他后人的影子也没扑到一个！那位因公接待我的县干部知道我在寻找一位五十年前的小学老师，便介绍说，这座城里居住着一位姓张的八旬高龄老人，县文化界称他为“活县志”，他可能知道老师的下落。我将信将疑，因为李老师不是什么名人、高士，他怎能上“县志”呢？第二天这位热心肠的干部竟把那位称“活县志”的老人领到我住的招待所“高间”来。老人一被引进“高间”，神色紧张，手足失措，他脱下帽子，露出苍苍白发，向房间四周望了

《生命幻想曲》的回声至今不绝。它使我确信我的使命，我应走的道路——我要用我的生命，大自然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们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象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

望，似乎在选择自己在哪个位置坐着才为合适。我赶忙站了起来，请他在沙发上落坐，可是老人拒绝了，他瞅瞅领他来的县干部之后便选择靠门边一把椅子上坐下，他似乎表示在这位住“高间”的“大人物”面前哪有“小民”的坐位。更使我不安的是他开口称我为“首长”，闭口称我为“作家”，我暗暗埋怨这位干部不该把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找到招待所，更不应该把我的职称介绍给老人，我再一次请老人到沙发上就坐，并为他倒了一杯茶。做这一切都出于礼貌和敬老。但当我们谈话进行几分钟后，老人道出他的过去的职业是“游学”时，我开始真心尊敬起老人来。“游学先生”五十年以前在学童心目中是一颗灿烂的明星。他远比农村中卖丝绒针线的货郎受欢迎，他挑着的何止是妆饰少女青春的花朵、绮丽的梦！而游学的蓝布包裹里背着的却是书，是纸张文具，是知识，是智慧……因为他卖的是圣贤书，所以不叫“货郎”，而称“游学”，又在“游学”后头加上“先生”二字表示尊敬。游学先生在我生长的人烟稀少的穷山沟里，更倍受尊敬。每年当学校开学的时候，游学先生背着沉重的蓝布包袱翻过三道大岭来到我们的小山村里，象在荒凉山谷里播种五谷一样，在我们这个被文化遗忘的角落里播种着知识。

在我出生的年代，正是民国十年，故乡还是非常原始落后的，上下沟几十里地找不出一个读书人。为了使孩子们能认几个字，从县里请来了师范毕业生李先生。年年专车请专车送。李先生成了乡亲们眼里的圣人，称他为“李圣人”，村里要有个大事小情，他都被请到场，没有他写的婚帖，女儿不能出阁，男儿不能迎娶。就连谁家老人去世，没经他选的黄道吉日，就不能“黄金入柜”。尤其是过年，家家早在腊月初就请李圣人在回家过年之前写好春联。有一年，大伯把李先生写给猪圈的对子贴到祖宗龕上了。为这事我立了一功，因为我发现祖宗龕上的横批写着“肥猪满圈”。农民们为让自己子弟会写写算算，领

着儿子，赶着充当学费膳费的猪或羊来到学堂拜师学艺。

文化落后的故乡是渴望知识的。我记得当游学先生背着沉重的包裹从岭上下来，几个首先发现他的同学就燕飞似地迎上前去，你争我抢地去替游学先生背货包，好沉的包裹，足有一百斤重！里边包的都是什么宝贝？每到这时候，李老师就要向同学宣布一条禁令，都不许进屋来打搅游学先生。先让先生洗脸吃饭，把学生孝敬给老师的咸鸭蛋、咸腊肉都端上饭桌。李老师亲自作陪。一边吃着一边唠着。我们在窗外偷看，焦急地等待。饭终于吃完了，游学先生在老师面前打开他那神秘的包裹。包裹里边每一件东西都闪着智慧的光，照亮了我们这些山村孩子的小眼睛，不，是照亮了我们的心灵！那精巧的玉石仿鉴，玉石墨盒，石板、石笔，还有成套的四书、五经……

我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问老人，是否到过东山沟、黄家堡子小学。老人听完我的话停顿了一会儿，好象在思索，在寻找他尘封的记忆。然后回答：“到过，那是在‘九一八’事变前。”老人说的这个时间正是我启蒙上学的时候。有个张游学每学期开学，总是背着蓝布包袱来到我们的小学堂。眼前老人也姓张，莫非“张游学”就是他？记得我才升入二年级，县里就采用新教科书了。我就是从张游学那个蓝包袱里买到了国民课本，买到代替石笔、石板的铅笔、橡皮和练习本的。当我拿到国民课本时心跳得几乎蹦出来。因为在这之前，我的书只有启蒙课本《三字经》、《百家姓》，而且全是手抄本，经黄蜡打过的封皮上写着我太爷的名字。这本书传到我手里已经字迹模糊。当我坐在自己的书桌上翻开国民课本第三册第一课时，看到上面画着一片桑叶似的地图，在桑叶的边上有一只蚕在吞蚀桑叶。我这只念过“人之初”的一年级小学生，怎么也弄不懂上边的意思。正当这时，一个比我高两年的大同学凑过来，夺过我的课本大声地朗读着：“我国在亚洲，大陆东南，气温土肥，物富人众……”

看他那个摇头摆脑的神气劲儿，使我羡慕又忌妒。我象个获食的孩子获住好吃的东西一样，慌忙地用手捂住我的课本，深怕被对方“吃”光了，自己还“吃”什么！我躲开这位大同学贪婪的眼睛，自己偷偷地阅读，抱歉的是除了书上的“人”和“大”字以外，一个字也不认得，我虽然不认识它们，但我却觉得都很亲切，从这每个铅字里散发出一股股奇异的气味冲入我的脑门，我从来没有嗅到过这种香气。我这个生长在山野的孩子，闻惯了五谷香、野花的芬芳，就是没有闻到过这种异香。它不同于庙堂里的香烟气味，那种气味使人产生神秘、恐怖；也不同于鸦片烟的香味，那使人晕眩、堕落；也不同于闺房的胭脂香味，那使人困惑、昏迷；也不同于高粱酒香，那使人沉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香味呢，孩子的嗅觉是灵敏的，但却辨不出它是什么味道，它发自每个铅字里，沁入我的心肺，也许这就是书味吧？就是知识的味道！它使我这山野的孩子顿开茅塞。不仅书本里有这样异香，就是那些铅笔、橡皮都发出一种奇特的气味，我拿到鼻尖上闻着闻着，真令人提神哪！橡皮是什么味道呢，我细细地辨别着，它不同于猪皮，牛皮，羊皮，听人说这是大象身上的皮，能是大象的皮吗？我在胡思乱想，我在玩味着，爱不释手。这一切都是从游学先生那个大蓝布包袱里取出来的。那个包袱真是个万宝囊，它给我以知识，给我以智慧，是游学先生用他那把黄金的钥匙打开我心灵的窗子。我从他背来的书里窥见大千世界，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和我的老师都是知识的播种者，文明的耕耘者。当这位老人称我为“作家”时我感到羞愧，我今天能有点知识，都是在游学先生背的那个蓝布包袱里胚胎的。在李老师琢磨下成材成器的。

老人为了向我证明，他到过东山沟，说出东山沟里有几所小学校，并且道出这些小学里的教书先生都叫什么名字。这其中就有我的启蒙老师李老先生。我向他打听李先生的情况，他

马上接过话头：“李先生，就是那个外号叫‘李圣人’的是吧？一千度近视眼，他那个近视眼镜还是我到营口给他配上的呢！”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早成古人了，那是在伪满康德二年，他双目失明，不能教书住在庄河他大女儿家，不久就病故了。”他沉默一会又补充说：“‘李圣人’可是个好教员啊，他教的学生里可有几个出息的，有个当了大学教授，在沈阳什么学院，有个当了工程师在鞍钢，还有几个能写书的……同志，别看咱这是个穷县，寒门出贵子啊，可出息不少人材……”老人不愧被称为“活县志”，他一口气说出了全县五十年来所出现的名人；有多少学者，多少专家，多少个能工巧匠，最后他说：“我们这地方出的岫玉全国驰名啊，老县志上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一点不假。”他怀着强烈的自尊心向我这个被他误认为是外省的客人如数家珍的介绍着，炫耀着，好象在说，你这个大地方来的人，不要小瞧我们这些野夫山民。我们也象为祖国贡献宝玉一样，贡献着人才。老人家哪里知道，我怎能小瞧养育我的父母乡邦，我就是念他背来的国民读本而成长起来的。老人可能知道我要访听这里特产的岫玉吧，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岫玉来。他说：“岫玉叫‘太平石’，每逢太平盛世，就兴旺，就值钱。在乾隆康熙年间，岫玉作为贡品进京，那时县城的大玉石铺就有三十几家，占一条街。这是听老一辈人讲的。”老人说他参观过中山靖王的金缕玉衣，也是岫玉制的，至今两千多年了。老人讲到这几年，岫玉又名扬海外，玉工里出了个能工巧匠，全国竞技比赛中得了“头名状元”，还是个“女状元”……我忽然想起家里还保存着当年从老人那个蓝布包裹里买的玉石笔筒。便顺口说：“我还有一支玉石笔筒呢，就是您卖给我的。”“我卖给您的？什么时候？”“五十年前，在黄家堡子小学。”“那么说你就是李先生的学生了，不怪你向我打听他呢？”“我不仅是李先生的学生，也是您的学生啊！”我在真诚地认师。“哪里，哪里，

不敢高攀……”老人重新打量着我，严肃地摆手否认，好象深怕担起“冒认官亲”的罪名似的。这使我不得不大声辨白：“我是您的学生，我念的国民课本就是您从县城里背来的，您不信，我给您背诵一课：‘我国在亚洲，大陆东南。’”我学着李老师教我的吟诵古文的老腔调，用家乡的孩子嗓音，给老人背诵着这段半文半白的课文，这声音唤醒了老人久远的记忆，他侧耳倾听，双目逐渐显露出喜悦的光辉，用同样调子接上课文的下句：“气温土肥，物富人众……”他详细地问了我家世，我告诉老人在学童时代所用的名字。老人这才恍然大悟：“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写书的呀。你怎不早说。”我们唱合着当年的课文，我是从那里才知道祖国、土地和人民的。我和老人在背诵中，把彼此距离从千里之外缩成亲密无间。老人象见到久别归来的儿子一样，说着心里话，唠着家常咯。也讲述玉城教育界在十年浩劫中遭受的摧残。“玉不琢不成器呀，孩子们的学业荒废了，就连全国著名的玉器厂也停了产，驰名中外的岫玉再没人过问，却把咱这地方出的毛孩和咱省出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当成宝贝一齐捧上天！”老人的话引起了我的一番深思，在“四人帮”横行那些年，有人把毛孩这种人类返祖的现象当成“奇迹”来吹嘘。当然作为人类学来研究，为防止人类的退化变异，毛孩与零蛋英雄张铁生都是有科学研究价值的。不过毛孩这种“奇迹”只是昙花一现，是历史进程中暂时的现象。人类在不断进化，社会在继续前进。我父母乡邦的玉县的教育也已走向正轨。那位负责招待我的县干部终于插进话来告诉我说：“玉城出生的小毛孩也上了小学，而且智力并不比别的孩子差。”在我参观玉器厂和一所重点中学的时候，又想起《三字经》中的两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之初都是要经过启蒙阶段的。老“游学先生”又给我重温了这一课，我仿佛又闻到那使我心智开窍的油墨异香。

刘逸生

(长篇自传笔记选载)〔二〕

学海苦航

第三章 最初踏入新闻界 干不完的杂务 我是这样读《辞源》的 《反三国志》和第一个月工资 垃圾堆里的课本 香港报纸的文风 我的剪报趣味 豹翁小说和落花散文 编辑部里的“龙门阵” 一个妓女的爱情 五花八门的香港报纸 ……

我进入新闻界这一行，纯是出于一种偶然。

当我从学校踏进社会的时候，假如那落脚点不是在报社而是在别的什么行业，以后是不是会靠笔杆子吃饭呢？也许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靠别的本领找饭吃；但也许在混过来混过去以后，忽又转到新闻界里来，也未可知。偶然性这东西真是个怪物，难怪古今的哲学家都在苦苦研究它，而且至今还有人争论不休。

一九三〇年的冬天，我又回到了离开还不到四年的香港。

二姨丈从乡间把我带出来，领着我到大舅父的家里。没有住上几天，二姨丈又来了，说带我去见一个人。

二姨丈有个乡亲黄房，是在大同日报做看更的。那时候，香港一些大商店大企业，大抵都雇一两个看更人看守门户，报馆因为日夜都有人上班，大门是二十四小时都开着，所以也雇